

大陆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 深度

搭车记：大陆疫情三年志异

“不，我们都还在车上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”



作者提供（遊戲Night Call截圖）

杨改之 | 2022-09-19

不重磅记者自留地

“[不重磅的记者自留地](#)”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，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。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、也非

必要，却是记者生涯中，让我们心痒难耐、不吐不快的片刻。我是来本栏目做客的杨改之，这是我的搭车记。

在大陆，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，一人问：“今年是哪年来着？”答者曰：“新冠三年”，另有人接下去说：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”苦笑之后只能承认，到今天已有三年，世界这个角落的我们，很多人困在自己的城市、社区、甚至公寓，寸步难行。而随着地缘政治不断恶化，信息审查和信息茧房越来越强，我们的信息也都在原子化，故而也有人在防火墙内真诚发问：“怎么现在都看不到国外疫情的信息了？外国人还好吗？”

非但外国的事情一概不知，在新闻媒体大片坍塌，大数据与算法监控强势崛起的今天，连墙内的很多事都要口口相传了。因为工作原因，过去三年我没能躺平，辗转于好几个城市，不断进出隔离，算是有疫情年间的沉浸体验。除了亲身经历各种离奇操作外，由于天生话痨，我又从几位出租车、防疫车司机上听来一肚子故事，也算是这年代的聊斋志异吧。



2020年2月29日，上海，出租车司机在汽车中戴上防护口罩，用塑料布将前座与后座隔开。 摄：Yifan Ding/Getty Images

防疫车 上海

2021年11月尾，我结束在徐家汇一个酒店内的14天隔离。那时，上海可能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好的地方，街上大小店铺都开着，人潮不减，骑摩托车和电单车的美团闪送雇员在马路上风驰电掣。感染新冠的人是极少数，只要围追堵截，他们就很难祸害整个上海。严防死守之下，我这种从香港高风险地区来的人就格外烦人，好在+7酒店很多——+7酒店专为强制隔离结束后没地方去的人设置，解决了我们过街老鼠的尴尬处境。酒店前台说，酒店既得到上海政府补助，也从房客手里拿钱，算是不错的买卖。

好景不长，+7的第三天，我和好友在黄浦江边散步时，忽然接到一个私人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，对方机械地问：“你是xxx吗？你的证件号码是xxxxxx吗？”因为我一入境大陆就不停收到公安发来的短信，说要小心电子诈骗，于是戒心高驻：“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那边回答：“你不需要知道我个人是谁，我代表徐汇疾控。现在通知你，前天你在淮海路xx餐厅晚饭，同一时间餐厅里有患者，因此你是密切接触者，请你马上回到你住的酒店，收拾好必需品。稍后会有防疫车来接你到指定地点隔离。”

对方显然很忙，说完就挂了。我和朋友解释一通，他安慰我几句，又半开玩笑：“如果他们问你，别说你见过我，更别说我们还一起吃饭散步。”我回到酒店，过了两个多小时，另一个手机号码打过来：“你是xx吗？我是防疫车司机，过半小时到你酒店附近地路口，你赶快下来等我。”

我按时提着箱子到了路口，十分钟后，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停在眼前，司机探出头：“快上车，这里不能停车。”那时上海马路上没人戴口罩，但这位司机全副武装，身上是带蓝线的大白防护服，嘴上是N95口罩，头上还有防疫眼罩。

司机是河北人，2018年来上海务工，受雇于一家中型旅行社，主要跟江浙沪周末游的旅行团。他回忆这份工作收入很好，尤其和在老家跑长途货运相比，又轻松又好玩。2021年，上海市政府征用这家旅行社的旅行中巴做防疫车，专门运送阳性患者、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到指定隔离地点，顺便也征用了他。接我那天，他开防疫车已经两年了。

“上海有这么多人感染吗？我怎么都没在新闻里看到？”

“那我就知道了，我又不看新闻。反正我每天都要跑好几趟。得亏有这个工作，那几个以前和我们抢生意的旅行社都倒闭了，还是铁饭碗好啊。”

其实他是合约工人，说不上铁饭碗，但他显然已经满足了。我是这晚他要接的第一个人，第二位也在徐汇，司机把车停在某私家小区门口，拿起手机，语气温柔：“我求求你了，你下来吧。唉，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疾控命令我办事，我只是个跑腿的。”电话那边是个情绪激动的女人，声音细尖还带哭腔。司机挂了电话，又打给上级求救：“好说歹说不下来，你看咋办嘛？”领导说了好久，司机终于放松：“好，那太好

了，我在这等着。”

原来，第二个人是位孕妇，她拒绝一个人隔离，害怕出现孕期意外事故。疾控、司机打电话给她都没用，还把门锁了，死也不出来。司机把车钥匙拔出来，熄掉引擎，摘下口罩，点了根烟，笑着说：“她不来我也没办法，她磨蹭磨蹭也好，我还能休息下，跑了一天了。你别急，我们领导给街道、给她公司打电话了，一会她肯定就来了。”

我一点不急，借机会问他有没有看到拒绝成功的案例，他摇头：“怎么可能呢，大局为重啊。国家让你隔离你还能说不？上次拉了个孕妇，都快要生了，还不是去了。据说后来直接从隔离酒店去了医院，生完继续隔离，一条龙服务，母子平安，不是挺好的吗？现在进医院哪有床位给你啊。上海人就是矫情。”

我们等了半个小时，最后来了两个中年人，一男一女，是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。两人都拉长脸抱怨：“门真的锁了，进不去，怎么敲门都没有用。”司机见怪不怪，但还是接了话头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，我还有两个人要接呢？不然，你们先看着？我把其他人送到，或者我再来一次，或者疾控再调车过来。”居委会来的男人点头，“也只好这样了，妈的，今天又耗在这里了。”

车开动，把两个丧气的中年人留在身后。下一站是附近一个老小区，一次上来四个人。疾控只通知了一个老奶奶上车，她是次密接。但她刚刚做完手臂手术，右手打着石膏，无法独立照料自己。同行的有两个街道人员和一個生气的老爷爷，老爷爷从坐下开始就用上海话飙各种脏话。他是个老宅男，从来不愿意出门，但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叔叔，硬是说服他“自愿隔离”，和老伴住在一起，照顾独臂奶奶。车开动前，街道的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谢，“还是老年人顾全大局啊”，方才下车，又目送我们启动上路，好像害怕这老夫妇中途跳车一般。

老奶奶还很兴奋，和司机打听说：“街道说我们要去XX宾馆隔离，是不是真的呀？”司机不置可否地笑笑：“你去了就知道。”老奶奶转过来对我说：“我退休以前就是XX宾馆的职工，街道说我们家有人自愿隔离，要表彰我们，给住最好的套房。那个套房真的可好了，要是自己付钱，我可不愿意。”她退休有些年头，不久前入读老年大学，学些闲情逸致的技能陶冶情操，但不巧同学中最近有人查出来是阳性，一整班老年大学生都要隔离。她的老伴听到这里，气到不行：“有毛病啊，现在疫情这么紧张，天天要出门。我两年了，除了买菜哪里也不去，你看有人找我吗？”

我们最后真的去了那家宾馆，但不知道老年夫妇有没有住到豪华套房。三天后的早上六点，酒店通知我立刻退房，新的人又要来了，不要挤兑公共资源。几天之后，我居住的+7酒店又被全面封锁——因为有个房客的阳性朋友前来探访。而我因为回酒店太晚没有参与集体核酸成了薛定谔的感染者，被赶到医院急诊室检测，顺带连累了一整个急诊医院的医生病人。

从上海离开是今年一月，很快江河日下。我从无法相信上海会遭遇那样的厄运，到现在已经习惯听到上海

朋友或回乡或移民的音讯。早上看到贵阳防疫车的惨案，忍不住和上海的朋友发信息说：“我也坐过防疫车，只是我是故事分支里Happy Ending的那个。”

他秒回：“不，我们都还在车上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”



2022年9月19日，四川省成都，汽车在路上行驶。图：VCG via Getty Images

滴滴 成都

去年五月我还去了次成都，忙完手上一些事情，朋友说，你好多年来没来四川了，不如今天放个假，去市中心耍耍吧。我兴致勃勃从地铁站出来，却被保安挡在商场门外。我的健康码是北京给的，还没有同步到成都。刚下好的成都健康码里，打开看是一片红色。我赶快关掉这个app，小心往四面看看，生怕被人发现我是个祸害。

五月的成都，市中心都是年轻人，不用进商场也到处都有街边小吃，我本想着“自有留爷处”。但很快我发现，商场确实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，空调可以降温。不过半小时，我就已经大汗淋漓，只好叫个滴滴打车，原路回酒店躺平。

滴滴司机是个年轻的小胖子，他的汗珠比我还大还多，但是车里没有开空调。前后车窗倒是都摇下来，但是风很热，根本坐不住。“麻烦你开下空调好吗？”我终于忍不住。

小胖子叹口气，顺着我的意思关窗开空调：“好嘛。唉，你这个空调一开，我的心都疼死了。”

这是小胖第二天跑车，他是四川巴中人，之前做建筑工人到处跑。2021年不少工地都还开着，但是为了陪新婚的老婆，他决定回成都和老婆租房一起打工。最近几个打麻将的朋友都在开滴滴，跟他说生意不错，鼓动他也开。他在网上选车的时候，不小心选了一辆很费油的汽车。第一天跑完剩下，发现加上油钱基本没赚多少。于是，第二天他决定不开空调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

我听了这番话有点惭愧，但实在太热，于是提出给他加钱。他不好意思了：“姐，不用，其实我也想开空调你知道吧。只是，这个月哦，我真的被我老婆气死了，她一不小心又被人骗了好多钱，最后不是还得我还吗？”

小胖去年21岁，但已经出来打工五六年了。他的父母在老家给他谈好了婚事，是本地的姑娘，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村子里。两年前两人结婚，但妻子不愿意去工地，仍然留在家。两人虽然经常用手机沟通，但小胖说觉得妻子天天看快手、看小红书，怕她学坏。最后毅然决然从叔叔做包工头的工地跑回来，把妻子接到成都，两人租了房子，分别出去找工作。

可是城市套路深，小胖的妻子来了没多久，连连受骗。“上次有人在街上看到她，和她说她长得漂亮，可以去当淘宝模特。结果模特没当上，培训费、照片费加在一起给骗了快两万块钱。最近好不容易我表哥给她找了个美容院上班，结果美容院老板娘天天说我老婆太土了，脸太大了，皮肤不好，最后工资还没有领到，我老婆先买了几个美容院套餐，几万块钱哦，老板娘说以后从她薪水里慢慢扣。可是气死我了。”

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电子书叫《农村人进城防骗指南》，城里人常常觉得农村人不老实、爱骗人，原来农村人在城里才是防不胜防。小胖心肠软，他看我表情紧张，还安慰我：“其实我不怪她，她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嘛，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，只是方法不对。没关系，我多跑跑车就好，而且现在在成都，离家很近，哪里都没有我们四川好哦，你不要担心我啊姐。”

又转移话题：“姐，你是哪里人，我听你口音听不出来。” 我实话实说：“新疆人。”

小胖听了很激动，还转头看看我：“真的吗？那你汉语说得很好。我前年就在新疆打工，你们那地方好大啊，但是太干了，而且我说了你别生气，跟我们四川比，新疆真是太无聊了，每天就是干活睡觉。”

我好奇：“你在哪打工啊？乌鲁木齐吗？乌鲁木齐还是有些好玩的东西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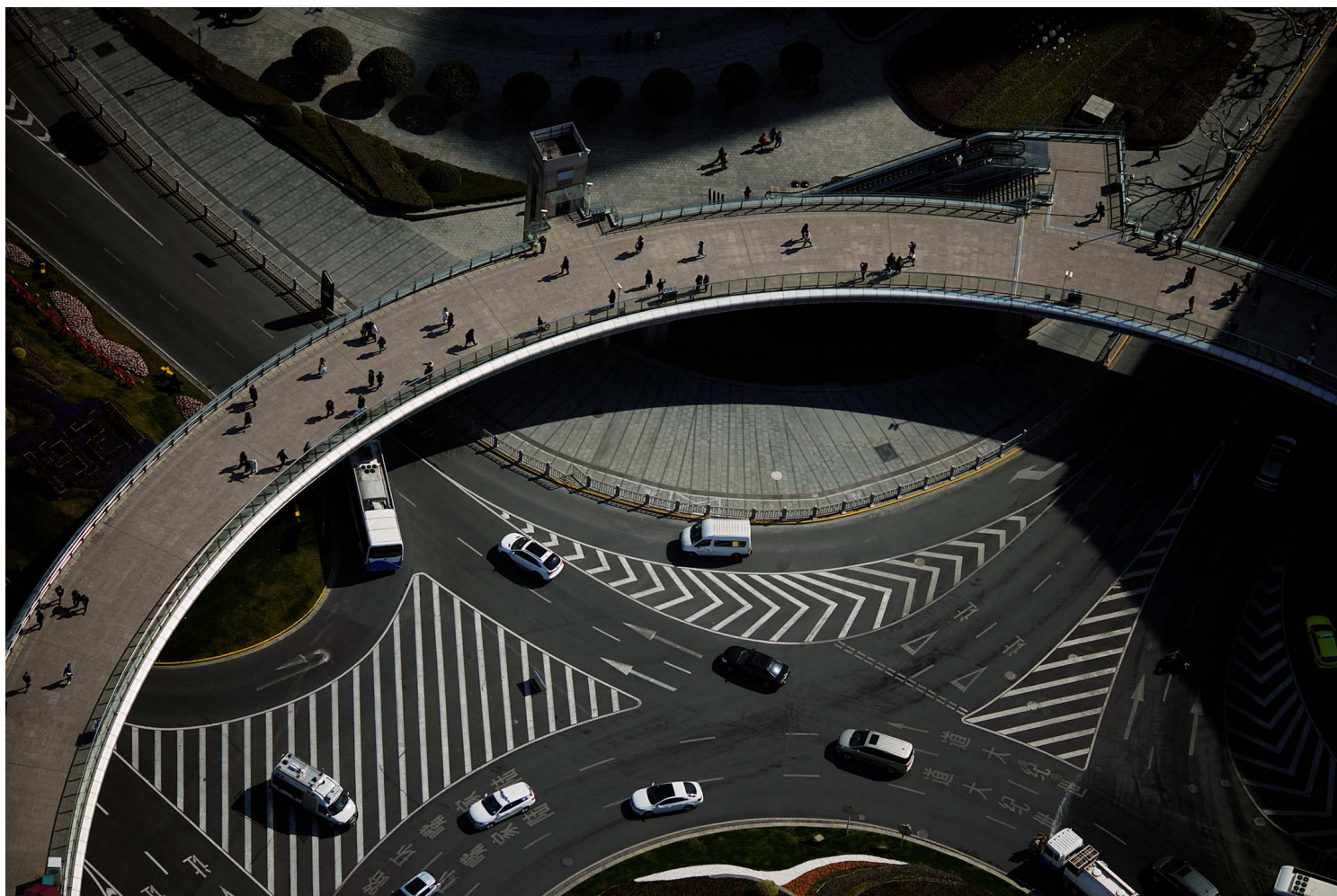
小胖说：“不是，是在南疆，有个地方叫喀什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都没听说过的，我叔叔在那边工地上当包工头，我就跟着去了。”

我的心揪起来：“你们是建什么楼？” 他说：“建学校，建监狱。”

我的心沉下去，这几年总有人问我英文媒体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其实我很多年没有回家，就算回家，我们城市汉族社群其实离这些很远。疫情年代，人脸识别，小区监控，谁也不会乱跑。我又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？但在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哥的出租车上，真相就这样朴素地跳入耳朵里。他没有什么理由骗我。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这是个不能说地秘密。这只是他漫长务工生涯中无聊的一段……

他还在继续：“但是我在喀什遇到那些新疆人都不怎么说汉话，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工地上的人和他们就干架，但是警察都是帮我们的，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。”

到酒店门口，我从钱包掏出人民币找了十五块给他，车费已经从手机里扣了。他没有推却：“这个钱我收了，我今天也享受一下，等下客人上车我继续开空调。姐，一路顺风啊。”



2022年2月24日，上海，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环形行人天桥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上海 美团打车

还是在上海，我和几个艺术家朋友赶时间，从市郊打美团的出租车去杨浦。车驶过黄浦区几家奢侈品店，一位朋友感叹自己不如工薪阶层的收入高，怕是永远也买不上奢侈品。另一位朋友说，奢侈品本来就是给中高阶层消费者准备的，轮不到艺术家觊觎。司机听着对话一个劲冷笑，我坐在副驾座看着他嘴角一撇一撇，问：“你是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吗？”

他用一只手把方向盘前面的储物夹层打开，扔出几个购物小票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是不是奢侈品，这都是最近我给我老婆买的，古驰的包，芬迪的包。这有什么买不起的，我也不是什么中上层人，我想买就买。”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，甩在前面的台上：“这个认识吗？宝马五系最新款，比你们女人的包包值钱吧。”

后座的艺术家兴趣来了，马上伏低做小：“大哥你好厉害啊，你开网约车是来体验生活的吧。”

司机可能等到了他想要的尊重，终于打开话匣子：“我开网约车是为了让自己忙一点，不要去赌博，倾家荡产。钱，老子有的是，可惜没时间花。”

十几年前，这个司机从河南乡镇去西藏当兵。所在连队的一个老乡本来是连长，但中途退伍，不久后就开着一辆宝马来部队探望老兄弟。司机很好奇怎么这么快连长就发迹，于是请连长喝酒，连长说此次是来招工的，退伍后连长和一家军工厂签了劳务合同，工资很高，工时很短，还能包编制户口。司机听了马上决定要跟着前辈走，从西藏来到江南。做了不久才发现，这是个卖命的活。他的工作我听得一知半解，大概和安装机械有关，但工作环境有核辐射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。

“可是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这么多钱，这么好赚，而且身体已经废了。那就继续干吧，现在我才三十多，就可以内退了，还能拿点补助。你说我老婆跟了我，买个包算什么？和我一同去的人已经死了几个了，我那个连长早死了，我算着我也就三五年的命，现在身体都是病，和我结婚不就是倒霉吗？所以她想买什么，买！”

说下去，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，出生就有一系列先天性疾病，长到两三岁才发现有严重的自闭症。他的妻子刚刚自考研究生毕业，“不为别的，就让她享受一下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日子，我也不用她找工作养活家庭，钱多的是。”目前，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着女儿转，在各地找能够救治和教育自闭儿的场所。后座一个艺术家一直和相关机构合作，热心给他介绍了几个。

司机一边听，一边记。另一个艺术家问他：“要是你现在能回去当年在西藏当兵的时候，你还会签约吗，你

恨你的老乡连长吗？”

司机不为所动：“我，可能还是会签的，我们这种人其实怎么活都是卖命，我现在还卖的多一点。恨连长？恨有个屁用，他死都死了，我也没几天活。有时间恨他，倒不如找个和我当年一样傻的兵伢子，让他也签约到我们那上班去，我还能赚笔介绍费呢。”

车入杨浦，我们到了目的地，下车是一家985大学的侧门，学生们正在沿路的小吃摊闲逛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刚坐的车也是宝马，3系。

一个艺术家说：“宝马毁一生啊”